春秋集傳

春秋集傳卷之十五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瓞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錡

定公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辰　敬王十一年

元年春王三月　元年必書正月正月正人君之始也定公無正月公羊傳曰即位後也

胡傳曰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定公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愚按定公不得正其始然於六月即位而於春王三月遂冠以元年何也又以死

昭公而重大統也曷爲死昭公誅意如也曷爲重大統急以大統與定公所以奪之意如而不使得以專魯也在秦以前皆踰年而後即位改元漢帝禪即位改元於昭烈崩之矣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奕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而分注嗣君之改元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大倫猶春秋必踰年而後改元之意也此年定公未即位而先冠以元年者昭公已薨意如當國故急以其年屬之定公以定君臣之大分亦猶晉建武元年愍帝已廢元帝於三月始即晉王位而朱子綱目則預書建武元年也書春王未嘗無王也不書正月天子之正不頒於季氏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爭之晉人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胡傳曰仲幾則有罪矣書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則貶辭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命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纂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愚按執仲幾可也晉人執仲幾不可也大夫無君命而專執也故曰人也執仲幾歸於京師可也執仲幾於京師不可也亦既歸諸京師矣始則以歸而繼乃歸諸京師非本志也晉人執宋幾於京師晉人之志無君且無王也

夏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奉柩告廟也戊辰公即位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辭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按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諸侯之喪五日而殯自外至者亦五日而正柩於兩楹之間故公喪以癸亥至越六日戊辰而定公即位公穀鄭往之說是也胡傳以定公之即位爲制於季氏故遲之六日之後引成王以四月乙丑崩太保即以是日逆子釗入恤宅宗爲證思謂釗本世子而宋非世子又恤宅宗於冀室亦非即位癸酉御王册命乃見諸侯不得以此之遲至六日爲制於季氏然定公之即位則實季氏制之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左傳季氏使役

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謂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過也有先君之喪而大雩用盛樂無君也

立煬宮

昭公之出也季氏禱於煬公及是立之宮焉煬公者魯公子考公弟也其廟之毀久矣立者不宜立也非定公立之季氏立之也直書立煬宮所以誅季氏之禱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言菽舉重也按酉月未可隕霜而隕霜殺菽陰盛而寒早至也

癸巳敬王十二年

二年春王正月

備時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觀官換反○雉門象魏之門也天子五門曰皋門郭門也曰庫門庫門之外外朝在焉所以詢萬民也曰雉門雉門之闕設兩觀焉懸象魏以示民觀法焉者也曰應門正門也正門之內治朝在焉所以朝羣臣也曰路門寢門也寢門之內內朝在焉宗人嘉會之所也諸侯三門曰庫門雉門路門雉門一觀魯設兩觀非禮也記曰庫門天子

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蓋其制如之然則魯之雉門亦非禮也天子雉門諸侯僭大夫強諸侯僭理勢相因故公羊傳曰昭公將弑季氏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昭公不聽終弑而敗焉走之齊然則雉門兩觀正昭公之所由出也今此昭公薨於外定公立矣正率德改行正己以正朝廷百官之日也於是雉門及兩觀災或亦天心之愛魯而明示之罰歟魯之君若臣猶晏然不知所警焉則是其棄天也矣

秋楚人伐吳

左傳桐叛楚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克巢獲楚公子繁楚稱人微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傳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而不知其非何以禁季氏之脅主乎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甲午 敬王十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如晉新立而往見也至河

乃復晉有責言也二月辛卯邾子穿卒莊公卒子隱公益立夏四月備時月秋

葬邾莊公六月而葬緩也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左傳盟於郯脩邾好也然則拔蓋郯邑也郯亦與焉及內志也邾子在喪而以吉會非禮也

乙未敬王十四年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惠公卒子懷公柳立三月

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先是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楚子而自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裘佩於子常子常歸蔡侯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遂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人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

以襲敵不亦難乎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是會也衛先蔡盟而經先蔡於衛正王爵也陳稱子在喪也以王命會在喪無譏焉蓋是會也劉子主之劉子以王命徵會於諸侯故雖陳許頓胡之久服於楚者亦來會焉葢將聲楚納子朝之罪而討之不祇爲蔡侯之見辱故也夫以王臣大會諸侯而聲其受逋逃之罪是宜亦可以讐楚矣故會劉子而詳敘諸侯所以大劉子之志也然不書伐楚而書侵楚者不成伐也兵未及楚何以書侵召陵楚境也合十有八威之師不能聲罪致討而及境而止則是侵之而已書侵楚隨諸侯也晉荀寅求貨不獲以沮諸侯而諸侯亦無恭承王命以致天討之志卒使劉子之志不得伸蔡侯之忿不能泄而敗楚之功乃出於吳子焉故隨之所以罪諸侯也皋鼬之盟諸侯不敘而劉子卒葬悉書於經則經之罪諸侯而惜劉子也其意亦可見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音生○胡傳曰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辭致討而覆其邦家爲敵所執而不死於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

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不會召陵未有大罪也而恃强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鼬音宥○皋鼬地闕會盟異地而不敍諸侯隨其侵楚也又以罪晉而免劉子也諸侯者散辭也不以晉爲盟主也以魯及之者盟魯志也公之立未列於諸侯故因是會而盟焉是以書及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晉侯故爲此盟理或然也

杞伯成卒于會悼公卒子隱公乞立

六月葬陳惠公不日常也

許遷于容城容城地闕

秋七月公至自會不以侵楚至無功也

劉卷卒劉文公蚠也王子虎劉卷皆王臣而諸侯之會盟故其卒皆赴於諸侯然非禮也不稱爵而以名書異於外諸侯示無私交也然王臣長會盟者不惟二子而二子之赴獨存而不削者亦以劉子有功於王室書其卒惜之也

葬杞悼公三月而速葬隱公之弟信公過弒隱公而自立

楚人圍蔡爲沈故也蔡於沈甚矣然楚人不知自反貪貨之罪而忿然圍蔡此所以致入郢之師也書人書圍貶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以從

王侵楚則不足以伐鮮虞則有餘書卿書伐益以見侵楚之爲貶也**葬劉文公**內往會也冬珍之也

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柏舉舊柏國滅於楚今汝甯西平縣左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楚子常濟漢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勝欲奔史皇止之庚午二師陳於栢舉闔廬之弟夫槩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胡傳曰吳何以稱子善其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以師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與師救蔡戰於柏舉大敗楚師善矣特書曰以者深著晉人之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之罪也然則何以不言救闔廬子胥伯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敗而稱人愚按吳子而以於蔡侯善吳子也蔡侯而以吳子失蔡侯也蔡

侯之失非必能伸王討也逞私忿耳然而結怨於楚國日危矣以中國不能討而轉而以吳子書蔡侯以吳子乃所以病召陵之諸侯也

庚辰吳入郢

郢楚都也吳從楚師五戰及郢吳入郢楚子入於雲中吳人以班處宮鬭辛以楚子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公羊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愚按稱吳略辭惡之也有而不能守曰入入逆辭也

丙申　敬王十五年是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謹天戒

夏歸粟于蔡

左傳曰以周亟矜無資按歸粟小惠也楚辱蔡而不能伐楚圍蔡而不能救歸粟末矣書歸粟于蔡末之也非謂其不常歸粟也

於越入吳

於發語辭公羊傳曰於越者未能以名通也越者能以名通也按於越入吳吳在楚也越始見經常壽過已以越人通矣至是而又未能以名通何也嘗人之出而襲入其國故卽其未能以名通者而於越之外之也舊年吳方入郢而此卽書於越入吳又以趨利而害隨可深著好大喜功而忘近患者之深戒矣○吳師在楚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大敗吳師於沂又

敗之於軍祥秋九月吳師大敗吳子歸楚子入於郢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子斯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子州仇嗣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先是鮮虞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故晉圍鮮虞然平中之戰不書而書圍鮮虞者則惡晉之不在諸夏而惟是鮮虞相報復也

丁酉 敬王十六年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因楚敗也鄭以許男斯歸許元公成立則許固未滅也未滅何以言滅在鄭則已滅之也入其國執其君毀其宗廟社稷則不謂之滅不可得矣書滅許以罪鄭也書以許男斯歸罪許斯也

二月公侵鄭 初子朝之黨儋翩率子朝之徒因鄭入將以作亂於周鄭於是乎伐胥靡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鄭將亂王室而敢於伐王邑其罪大矣魯於是討之正也然不能聲罪致討而潛師掠境乃披其邑以為利焉故書侵陋之也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而經不書者晉不能討鄭而戍且城之末矣魯自宣公之季征伐皆不書公柄在

強臣也至是而公將以侵者非公能收征伐之柄也陪臣執國命大夫且挾手以聽矣陪臣挾公以令強臣而盜之柄是以從書公也定公意如所立公以私恩而不討意如出君之罪故意如得卒於春秋定公之失賊也公不能討意如而意如之臣乃得以執意如之子於是公山不狃陽虎內季桓子而逐公父歜及仲梁懷又盟桓子而與於國政侵鄭之役實陽虎主之也然不可書陽虎帥師而公實親行故書公也

公至自侵鄭告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並書二卿卿不卿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左傳樂祁犁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令使不往晉其憾矣公使樂祁犁往祁犁見澗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犁按稱人以執貶也不敬二君行人罪也而稱行人則非行人罪也如以為行人罪則罪在飲之酒者而鞅何無罪焉故不謂行人罪也晉人者何范氏其人也楊楯不及故也胡傳曰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列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

家分晉而靖公廢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杜氏曰懼鄭也

季孫斯何忌帥師圍鄆左氏經闕何字○前此齊侯取鄆以處昭公及三十年鄆潰鄆遂貳於齊故二卿帥師圍之

戊戌敬王十七年

七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四月備時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鹹衛地齊瞯晉衰而圖繼霸鄭人叛晉而結於齊故特相盟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沙桑何反○沙衛地左傳齊侯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稱人以執脅以詐也侵而相盟則非屈於力也詐自衛侯也

大雩瀆也爲旱甚也

冬十月備時月

己亥敬王十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門於陽州報國夏也陽虎專政三卿不得有爲故推而屬之公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毀廩丘之郛獲焉一時而再侵齊肆大國危士臣備書以見罪也陽虎之爲也

曹伯露卒靖公卒子陽立

夏齊

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再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

瓦衛地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公會晉師於瓦不書救內辭也會晉師則其來救可知晉以其黨相救耳非能伯也不書會晉士鞅而曰會晉師魯本會其師非會晉卿也鞍之戰公會晉師於上鄍不書者已戰而後會則戰重而會不足書且四卿並將而使禽鄭逆公諱公之徵也於此不諱侵齊之役公自將齊伐我而晉來救齊師還故書會晉師以見其實也

公至自瓦

特相會故至以地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柳或作抑○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鄭衛背晉即齊晉師自救魯還盟衛侯於鄟澤晉涉佗成何捘衛侯靈公怒遂叛晉晉人請改盟不許晉士鞅會成恒公侵鄭圍蟲牢遂侵衛晉嘗主夏盟鄭衛服從久矣至是齊叛而伐朝歌鄭叛而伐胥靡衛叛而盟於沙以晉之權去公室而六卿各謀其私故無以長諸侯也書侵無能爲也成桓公以王師與焉不書成于不以侵與國累王臣也鄭有伐胥靡之罪故王師與侵若衛則叛晉而已晉人侵之無與王事故以書遂事罪晉士鞅也鄭於晉楚間叛服不常衛則惟晉之從至是亦叛而晉侵之遂侵衛者言遂至衛亦

勤晉師也

葬曹靖公不日常也

九月葬陳懷公三月而速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爲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衛地二國特相盟以閔其黨也

從祀先公公羊傳曰從祀者何順祀也蓋自文公逆祀躋僖於閔至是乃復躋閔於僖不言躋者閔當在僖上非躋之也從猶順也閔僖之廟嘗祧矣而未與僖也抑或者此大祫而因從祀之也其曰先公統閔僖以爲吉也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而己更孟氏故順祀先公而祈焉故從祀是也而所以從祀非也禮自陪臣矣不書有事於僖宮諱也又宋遇山以此爲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也胡傳主之未詳是否

盜竊寶玉大弓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周先王所分於魯公而藏之以爲宗器者書所謂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者也左傳陽虎將享季孫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公斂陽告孟孫曰亂也先備請陽虎使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林楚怒馬及衢而馳以如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氏說甲加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遂入於讙陽關以叛書盜賤陪臣

也以先王所分國之宗器而盜得而竊之廷無人焉又以見魯君臣之不恭而岌岌乎其不國也穀梁傳曰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庚子 敬王十九年

九年春王正月 備時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奔齊請齊師伐魯鮑文子諫齊乃執陽虎陽虎逃奔晉適趙氏不可書盜歸故曰得得而書之重宗器也示人以世守之不可輕也已竊而得之見魯人之不恪其失其得皆不經之意也伐陽關不書以遂盜耳且又失盜也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速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左傳齊侯伐晉夷儀衛侯如五氏會之不書伐晉者齊人克晉夷儀晉亦敗齊之師則不以伐告也次五氏而書見衛之決於與齊也楚次厥務晉霸始衰而宋鄭陳蔡皆從楚齊次五氏晉霸遂衰而鄭衛皆與齊非伐非救而書次也者有窺何之心焉有定亥之志焉將以乘間而爭非細故也故特書次

秦伯卒 哀公卒孫惠公立

冬葬

秦襄公不月略也

辛丑敬王二十年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及內志也以齊不納陽虎為有禮故平也魯嘗固晉之與而加兵於鄭於齊於衛矣然齊伐晉而晉不能屈鄭叛晉而晉不能撫宋聘晉而行人執衛盟晉而衛君辱晉不可與明矣是以鄭衛皆果於即齊魯違晉而近齊其不能不渝晉而從齊勢也而自是魯亦叛晉矣鄭來渝平天下撫王也宋及楚平晉楚爭伯也齊及燕平天下無伯也魯及齊平而天下渙然趨於戰國矣是皆關天下之大故故謹而書之繼此而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而圍不以及齊平為議貶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至自夾谷

夾谷齊地今山東萊蕪縣服虔以為在東海則今淮安贛榆未詳孰是左傳公會齊侯於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之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

乘從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家語亦載此事而文加詳此亦可見聖人之過化矣魯背晉與齊而孔子與周旋焉者同好棄惡交鄰國所宜然講信脩睦先王之禮吾行所當然耳不以背晉爲非也公至自夾谷歸告廟也夾谷而書至則胡傳以凡書至爲危之亦不盡然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報夷儀也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乃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夫至求成而不許晉人亦可以自反矣書師書圍惡其侍衆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三邑皆汶陽田也家語齊侯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教寡人使得罪於魯爲之奈何晏嬰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謝之則謝以質爾於是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林氏曰未有言來歸言來歸鄆讙龜陰田以是爲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讙闡言取鄆讙龜陰不言取以

是為齊人之願則以夫子相夾谷之會也按不曰齊侯歸而曰齊人來歸人歟辭也非齊侯所私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私邑其家臣侯犯以郈叛故二子圍之弗克內不書叛諱也家臣微也書圍則叛可知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二子及齊師復圍郈不克不書齊師不以內私勤諸侯也再書二卿圍郈見家隸之强也胡傳曰三家專魯爲日久矣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也三家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其後工師駟赤逐侯犯侯犯奔齊

宋樂大心出奔曹

先是樂祁卒於晉晉人止其尸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樂溷怨言於宋公乃逐大心大心奔曹大心避事宋公信讒交失其道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傳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人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齊地爲衛謀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聘且謝圍郈也

宋公

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公子地之奔也辰爲之請不聽辰曰是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以宋公嬖桓魋而棄其兄弟書宋公之弟罪宋公也暨盡也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棄[illegible]宗國而不顧弟書暨罪辰也仲佗仲幾之子石彄褚師段之子皆世臣也世臣而相比去國罪忘君也君使世臣去國而莫之止宋亦殆乎其不國矣

壬寅十有一年敬王二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本宋附庸楚人滅之其後復爲宋邑再言宋公之弟罪辰也鄭伯克段段不弟故不言弟辰言弟辰弟而不弟也出奔言暨入蕭言及及之者與爲之及者其罪鈞也夏四月備時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從之以叛也書自陳自曹罪累陳曹也冬及鄭平左傳曰始叛晉也林氏曰平必鬭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叔還如鄭涖盟以平故也

癸卯 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襄公卒子比立夏葬薛襄公不月略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許規反又音惰〇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彄孟縶之子伐曹蓋為齊故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左傳季孫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乎帥師墮郈墮費夫墮私邑耳而二卿帥師私邑固陪臣擅大夫不能制是以勤師也二卿帥師以墮墮之亦三家之願而非強也侯犯叛郈不狃叛費大夫不能制都城過百雉故然是以墮之者亦三家志也朱子曰聖人墮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然則聖人之舉事固一於理而未嘗不因勢形便也

秋大雩過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黃齊地齊魯之交固矣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謹天戒

公至自黃告廟

十有二月公圍

成公至自圍成 成孟氏私邑左傳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咸私邑耳公親圍之而不克強可知也墮郈墮費皆二卿行至成而公自行三家惑處父之言而僞不知故也公行未出境而告至成嚴若敵國也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罪三家也按如左氏則墮三都者子路之謀如公羊則墮三都之謀出於孔子乃墮成而不克墮是聖人亦有所不行也然不能行不足爲聖人病也朱子曰孔子合下只說得桓子透桓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及後來被公斂陽一說破桓子便不信之孔子自做不得矣又曰聖人於此自有從容圍成不克且便放下若是魯久用孔子孔子自有計較只不久便去故未了局耳愚謂三都不能盡墮孔子何不預料及之然此究子路之爲也且聖人當行而行不可行而止不逆詐不億不信成之不墮亦非聖人所能逆知也

甲辰 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衛地次垂葭將伐晉也凡書次者窺何而動

夏築蛇淵囿 非事勤民且不時也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比蒲

晉地懼晉而兢非計且非地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又伐曹虐小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陽趙氏私邑左傳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召午而殺之圍邯鄲趙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睦遂伐趙氏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夫逐鞅者范中行而趙鞅書叛何也晉陽君祿也趙鞅私有衛貢擅殺守臣又專祿入俄旋而與同列綴爲敵罔則無君甚矣叛者判也判君之士以爲己私而君莫我制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射食亦食夜二反○左傳荀蹀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令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荀蹀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二子敗奔朝歌夫寅與吉射實始禍其罪加於趙鞅而書之其辭同者其無君一也始禍自鞅而獨以罪寅吉射又終請而歸執此知韓魏之曲辭耳入於晉陽入於朝歌誰非叛者故書之其辭同也胡傳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於沙鹹而鄭叛次於五氏而衛叛位於鄭會於夾谷歃於黃而魯叛諸侯叛於外

大夫以晉叛於內故奔晉陽而趙鞅叛入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叛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臧宣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自是不能復主盟矣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歸易辭內有人也叛臣何以歸晉失刑也失刑者威福不在公也不言復歸位未絕也不絕其位晉之失也不言自晉陽不判晉陽於晉言非趙氏有也韓魏為趙請趙韓魏黨也寅與吉射逐趙氏則逐之知韓魏逐范中行則逐之韓魏請歸趙鞅則歸之雖曰以公命其實君贅旒耳書趙鞅之歸所以罪韓魏也三卿分晉之謀肇矣

薛弒其君比

比弒子惠公夷立其事無可考矣

乙巳 敬王二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戍公叔拔之于陽趙黶之孫左傳公叔戍富而驕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

陽弃宋戍來奔胡傳曰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臣其罪著矣戍以富見惡於君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祿倘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左傳頓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故楚滅頓夫楚自吳入郢以來亦少弱矣至是而頓欲叛之頓不自量輕絕鄰好以怒大國又不能死社稷而甘爲臣虜楚陳不能字小不知自反而縱爲陵蔑書滅書以歸兩罪之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黨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音醉○檇李吳越閒地今嘉興府也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自剄師屬之目越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閭傷將指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子夫差立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敗越於夫椒按敗者詐戰也吳子光卒以敗卒也卒不書滅非死於戰所也吳越忿爭曲直無可問然以詐戰殺人君父則罪在越矣經不書夫椒之報胡傳以爲仲尼削之以報父

之僻爲常也愚謂夫差志報父讎而不終又縱而翼之以自取滅亡爲忘父甚矣其不書夫椒之報殆不與夫差以能報而罪其忘親失讎也歟不然則經之偶闕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牽衛地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帥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林氏曰鄭得罪於王而齊挾之以叛晉范中行得罪於君而齊挾之以撓晉故景公問政於孔子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愚按此其書爵譏人君釋君而助叛臣也以狄伐晉不書諱也使孔子得政於魯則將何如曰孔子用魯亦必不復事晉矣然牽之會孔子必不爲也聖人正己正君以正國人正天下而已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宋以樂祁之故而叛晉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尚王朝之士也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故曰脤以賜同姓諸侯庸展親也魯宋無一介於天王而天王下頒之脤然此後王臣亦不下交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苦怪反聵五怪反○左傳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使戲陽速殺夫人乃朝於夫人太子

三顧速不敢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子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胡傳曰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保其身而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愚謂夫婦有別而後父子親靈公爲南子召宋朝而太子遂漢高畏呂雖寵辟陽而無如意殺唐中宗嬖韋氏幸三思而其身弒皆縱淫以生亂無別故也靈公不羞而太子羞之羞之者人心之良也羞之而遂欲弒其母則大逆矣爲蒯聵者惟是起敬起孝幾諫以慼之號泣而隨之斯庶乎其可也衛公孟彄出奔鄭蒯聵之黨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魯納叛也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非禮也中國無伯畏大國之威而自辱也城莒父及霄魯二邑也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丙午敬王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舊冬會蒐今春來朝懼已甚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牛以傷死也不言所食之處舉死為重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又不事楚遂滅胡按此則胡自取滅也又不死社稷書滅書以豹歸兩罪之也

夏五月辛亥郊書時過也牛必在滌三月不拔稷牛而改卜牛是以過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不於路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宋公子地在鄭故鄭為之伐宋敗宋師於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直居反○渠蒢宋地左傳謀救宋也救宋而書次不成救也次以伐而不書伐有窺伺之心次以救而不書救無恤患之志齊宋嘗會於洮鄭與齊衛屢同盟矣鄭無故加兵於宋是背盟棄好也以齊衛之強豈不能有正於鄭乃謀救宋而不巢何哉無恤患之志也齊景志代晉霸而行事頗倒輕肆不能有為每每如此故書次渠蒢而不書救宋不與其能伯也鄭之蔑王室叛大國棄鄰好反復不常則不足罪矣

郳子來奔喪非禮也舊年來會蒐是春來朝正今又親奔魯喪雖侯國之事天子不是過也所以然者中國無伯小國不能自保故兢兢事大至於屈

服如此然卒之國屢被兵身爲俘虜終底滅亡凡此類悉書於冊以見魯之虐小爲不仁又以見小國宜以禮自強不嘗徒自辱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左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謹天戒

九月滕子來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譏無備也

辛巳葬定姒左傳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傳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按禮記曰並有喪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則先重而後輕爾定姒後公二月而卒如以五月之期則以九月葬定公而以十一月葬姒氏禮也既不如期則宜先葬定姒而後葬公可也今先葬定公而踰旬葬定姒遲速皆非禮矣公喪未葬而有夫人之喪則於夫人之殯也禮宜釋君服以成夫人之服既哭而反君服不以重服哭輕喪不以重喪廢輕服也令魯人不然是苟簡從事而不成夫人之喪也君喪卒哭祔於皇祖夫人之喪卒哭而祔於皇姑廟祀而後乃合於大今魯人郎以從夫而不先祔於皇姑是不祔也書葬者杜氏以爲反哭於寢也反哭於寢從夫之謚其子君爵其主在廟則夫人小君明矣公室不張三家不臣

故於公則兩不克葬於夫人則不赴不成服不祔於皇姑故於春秋不稱夫人不稱小君以著强臣怠慢而卑君妣之罪而書葬定姒以著其爲君夫人之實也

冬城漆

漆邾庶其所以之來奔者城漆以偪邾也左傳曰書不時告也杜氏曰實以秋城冬乃告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五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六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瓞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哀公 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諡法恭仁短折曰哀○在位二十七年而薨於越十四年春春秋終

丁未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脩即位之禮也時公年四歲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爲楚私久矣此復列於諸侯者吳之入郢也楚昭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

故楚子德隨而使列於諸侯也夫楚盡諸姬以役使文昭
武穆之國隨以諸姬之國而甘心役屬荊蠻此皆罪也因
其復隨侯而隨侯之一以見楚之不道一以見隨之不立
而知楚昭為知節也定公六年鄭滅許矣而此復有許男
者許元公收其餘民因楚之力而復以有國也國滅而能
自復正也因其能許男而許男之而其所以復國之貫不
見於經所以見恤忠之無人而著許元之能立也楚子圍
蔡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
是乎請遷於吳夫報柏舉則報怨也而楚昭書會使疆於
江汝之間則逼使之遷也而諸侯書圍何也蔡以吳師入
郢壞宗廟毀社稷撻先君之尸甚矣楚昭復甯其國而一
雪社稷先君之恥斯其情為可矜故書之無貶辭而特寬
其罪也然則許之乎曰蔡因喪佩之怨而以吳入郢楚以
入郢之怨而合隨陳以遷蔡以怨相報何時已乎則以上
無天王下無方伯而怨忿之師乃相尋也怨當間理之曲
直而不以私蔡之報楚非公義也不堪辱耳吳之報楚臣
懟君也伍員悖矣楚以宗廟社稷之辱而報蔡則以為是
亦宜報也然非請於天王以正吳蔡之罪而憤忿以僂與
國以逼蔡而遷之又不能報吳以正伍員之罪而徒權威
於小國夫何義哉比事以觀而罪情之大小輕重見矣書

圍蔡著楚人之縣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不言所食食非一處

也四月郊書過時也穀梁傳曰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愚按此穀梁以魯之三卜郊四卜郊五卜郊言也然大饗不問卜周之郊以日至正月夏之十一月其郊非魯所得行也三月夏之正月上辛魯郊祈穀也卜而不從牲有不具於是乎四月郊書四月郊過也胡氏所謂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於策爲後世戒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者爲內諱也釋君而助叛臣合鮮虞以伐中國以爲不義故內諱之也次五氏伐夷儀也而不書伐次垂葭伐河內也而不晉伐牽之會帥狄襲晉戰絳中矣而不書伐至此乃書伐者合四國之師以披其土地而晉不能校則成乎伐矣所以甚晉之衰也鮮虞不書爲中國諱

也四國會伐而獨書齊衛罪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舊年邾奔魯喪今此而魯卿伐邾伐之者何辭而屈辱究何益乎

戊申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沂魚依反○先是魯取邾田自漷水此則更踰漷而取漷東之田也沂水出蓋山在魯境東南至下邳入泗非魯之雩門之沂也魯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東沂西之田而受盟時公方五歲政自三家今三卿並將以伐邾而君側虛無人焉不之恤也邾子會魯之蒐又來朝正又親奔魯喪而三卿伐之以奪其土田而脅之盟其無君甚矣其虐小至矣故備書以著其惡也句繹小邾邑三卿並伐而叔仲受盟者蓋季氏使二子盟邾以卑邾而季孫以君自處也胡氏謂此季氏以邾田歸二家而不自取也未詳孰是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左傳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始朝公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趙鞅納衛世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胡傳曰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傳則無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其逆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瞶復國而書納者見蒯瞶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瞶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瞶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之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子之富且貴也而奪之位蒯瞶之於天理逆矣何可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瞶於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國人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愚按蒯瞶欲殺其母見逐於父其不可君衛明矣

然靈公無子焉得有孫輒既無父安得有祖而猶得藉口曰嫡孫當立哉公子郢賢而得衆靈公寘夫人又嘗命之郢可以君衛者也乃一於遜以鳴高而不明於大義至國人不得已而戴輒爲君以至於父子兵爭亂天下之大倫郢亦惡能賢也或曰郢志在感君及夫人以復蒯聵而不圖輒之遂據國以爭也若然則亦已過矣蒯聵欲殺母又安得以父靈公而君衛國爲衛人計者只當明蒯聵之罪以告之天王方伯以命子郢而立之則天理人心皆得所安而名正言順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在戚南地名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戰敗鄭師獲齊粟千車按齊鄭釋君而助叛齊鄭曲也而以趙鞅及是戰何歟罕達爲齊輸粟於范氏則未嘗志戰也而趙鞅禦之則趙鞅志乎是戰矣趙之范之讎范氏非公義也以私怨也范固叛賊矣鞅其庸愈哉范中行之罪易見鞅之罪人或未及知之經特以趙鞅及是戰所以著鞅之無君而擅兵闘殺之罪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緩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州來

吳所滅也左傳吳洩庸如蔡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然則此吳以詐襲蔡而偪而遷之也苟爲不書吳遷蔡於州來而以蔡自遷爲文乎先是蔡降於楚使遷於江汝之間矣已而背楚以請遷於吳矣而又中侮之蓋國人有不順也然後吳師至焉是則吳非能遷蔡蔡使吳遷蔡也故以自遷爲交以罪蔡也曷言乎罪蔡昔蔡殺其大夫而罪蔡可知矣子駟蓋有其信者遷國而殺大夫不與衆成謀而輕國以喪信也撲傳則先殺而後遷經先書遷而後殺見遷爲蔡侯志以不順之故殺駟非徒以說於吳也稱國以殺則不惟蔡侯也不去其官守服楚之信亦爲國謀而非罪也然不能輒君守國而固欲鄙我之從以異衆志又不能獨吳之襲已也則亦自取殺矣故名蔡遷州來其得策乎間大國之間而無成信又無能和其民人而數勞遷從幾見有不能自立以依兩大間無信屢遷而國不亡者而荊吳之競小弱之不能自存也亦已甚矣

己酉 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戚蒯瞶所居也石曼姑衞臣也爲其子而拒其父輒及曼姑之罪著矣然輒實拒父而首序國夏者又以罪齊之君臣釋父而子是勵爲

亂天倫也齊本以黨范氏之故而讎趙鞅非誠爲衛輒故而讎蒯聵也乃以叛晉黨衛之謀遂釋君而助叛臣又釋父而助叛子則齊杵曰之罪其容逭乎故闔戚之師以齊首惡所以誅杵曰也書國夏罪夏之從君而不擇於義也闈戚者戮爲敵讎也戚不繫之衛公羊所謂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而爲其子闈之天理滅矣殺毋者不可以君國矣拒父者豈可以君國乎是故在靈公只當命國人立郢而不當以私命郢在子郢則當承父之命而不必以讓爲賢郢不肯立矣在衛輒只當以父在固辭不當託祖之命而有國且靈公亦非有立輒之旨也在衛臣只當奉子郢而不當君輒即君輒矣亦不當從之拒父在晉趙鞅而行晉國之政當奉辭以聲輒罪而不當納蒯聵在齊景而脩方伯之職當請於天王以立郢而不可黨輒以拒蒯聵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旨哉

夏四月甲午地震

下不安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服虔曰季氏出於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杜氏曰孔子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也○天子祖有功而宗有德於是乎有不毀之廟以功德及於天下人心所不忘非

一家之私也諸侯而踰於五廟是僭天子也是故魯立武宮立煬宮有桓僖於哀公之世皆非禮也然胡氏謂爲子孫者不當問其祖功德之有無則亦一偏之論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陽魯東南下邑帥師以城以偪邾也許氏曰魯比年四城地震宮災而不城顧可謂不畏天矣

宋樂髡帥師伐曹

薛氏曰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嗣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獵駟之黨也稱人以放蔡無君而眾爲政也稱大夫不以罪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卒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已盟句繹而又圍之直書之而罪自見矣

庚戌 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

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卒文之錯殺翩穀梁傳曰稱盜以殺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按翩非微者而書盜其襲君而射之則盜道也盜者不知誰何之辭盜翩而書殺以微蔡侯也人君也而得而盜殺之則不足君也盜耳非其臣也故曰不以上下道道也闕弒吳子餘祭不稱其君而稱弒闕猶下也盜則亂而不成乎下也故不曰弒殺之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蔡公孫辰出奔吳

逐翩之黨也傳言逐而經書奔蔡方無君非能放也翩書盜而辰稱公孫以見盜非微者公孫盜也

葬秦惠公

略也

宋人執小邾子

宋亦圖伯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二子翩辰之黨也成公朔立而殺二子稱國以殺君臣同於殺之也不去其大夫謂羣盜之賓皆大夫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楚圍蠻氏蠻子奔晉陰地司馬販使謂陰地之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君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甯安能惡

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誘蠻子而執之以畀楚師按蠻子書名蓋必有以自取矣胡傳曰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云歸於楚猶曰京師楚也晉主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夏城西郛杜氏曰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經作蒲禮記作薄○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公羊傳曰蒲社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按社者土神築土爲壇除地爲壝樹木爲主土以受天之氣而生物故不屋戒社則屋亡國不通於天也有屋故災亳社災警人君不知所戒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頃公卒隱公虞母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亂故是以緩

葬滕頃公不日常也

辛亥敬王三十年

五年春城毘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蓋爲曹故

晉趙鞅帥師伐衛左傳舊年齊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是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按書伐聲衛罪也衛輒助叛臣而拒其父有罪可伐矣然趙鞅亦叛人也何以伐爲直書而兩罪見矣

秋九

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鬻姒生子荼嬖諸大夫至言立太子於公公曰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羣公子於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衞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幷閏爲五月特書閏月見其亟也

壬子敬王三十一年

六年春城邾瑕蓋邾之瑕邑魯偪邾而城之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屢書趙鞅著趙氏之私也

吳伐陳脩舊怨也楚救陳不書師於城父救不及陳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莫如盡滅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諸大夫從之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遂及高張來奔夫陳氏之謀逐二子將以移齊也而陳氏之謀賓景公肇之也高國齊之同姓世卿也今茲主少國疑乃一朝而逐二卿國無與立而政由陳氏矣及者相及而去也高國信讒不君其君而雝同列至於出奔交罪之也

叔還會吳

于柤吳以伐陳故在柤而得往會之以結好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左傳楚子卒於城父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公羊經作舍音舒○公羊傳曰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也爲讓也此其爲讓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如欲立之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舍立陳乞使人逆陽生寘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要諸大夫飲諸大夫皆諾之陳乞之家坐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左傳曰陳僖子召公子陽生而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

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
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公使朱毛告陳子曰微子則不
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
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
訪是以求長君不然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
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
幕之下按楚比歸而虔弒則比弒君也陽生歸而荼弒是
陽生弒君也何不書陽生弒君而乞弒君乎曰弒楚虔者
衆弒之而比尸之弒荼者陳乞專之故不可以陽生之弒
而蓋乞之弒也二傳所記不同而主於陳乞則一且陽生
宜有齊也陽生繫之齊無罪而奔經不書其來未與齊絕
也宜有齊則曷不侮子先君所不子也先君所不子乃偪
先君所子而奪之位則非人子也而齊景階亂之罪亦著
矣入逆辭陳乞寶專齊政而召陽生立焉其歸易矣然國
已有君而入而間之以誘之而立乎其位則已逆也齊陽
生入於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以陽生與乎弒矣弒荼者
陽生推刃者朱毛惟乞君陽生以弒荼故陽生使朱
毛弒荼故曰陳乞弒也不對而泣不足以掩其情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必欲滅之而後快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如魯伐邾志也

癸丑 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報老丘之怨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不服也書侵衛無能爲也

夏公會吳于鄫 鄫爲魯地吳至此而魯會之左傳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君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王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享諸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皆對曰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夜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

社囚諸負瑕伐邾者季氏之謀而書公者蓋季氏奉公以行因而書公不使季氏得以以邾君君臣之辭也入邾罪魯也以邾子益罪邾子也不曰以歸曰以來內外之辭也此大惡也曷為不諱時公年十一耳入邾之非公能也明矣為公諱不為季氏諱也故直書入邾以邾子益來也書公伐邾又以見季氏之脅君也

宋人圍曹

書人書圍志在滅曹惡之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鄭師救曹侵宋不書侵宋與鄭之能救也

甲寅　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鄙人公孫彊以田弋說曹伯曹伯說之使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宋築五邑於其郊以偪之八年春滅曹以曹伯及司城彊歸此滅曹也而不言滅入國以其君滅可知矣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而曹伯以奸田弋狎小人辨言亂政自取滅亡是以不書滅非怨宋也以甚曹也宋公滅人之國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吳伐我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葦自請救於吳吳子從之伐魯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吳子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

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按書伐我者兵至城下則無四鄙之可言也魯人滅邾而吳以邾故伐我吳有辭矣故日伐我言自我致我也吳有辭而不書得吳非中心爲邾也又至魯而求成焉則不成其爲伐邾矣故猶是吳也不書盟以城下之盟魯人諱之也

夏

齊人取讙及闡 讙闡魯二邑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書齊人賤也言非所伐也不言伐而書取二邑魯往賂也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秋及齊平歸者心所願也言能悔也邾子復國而又名之者有覆滅之實無可歸之善也邾子歸又無道吳使太宰嚭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爲政不能悔也

秋七月 備時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齊人歸讙及闡 齊逆季姬以歸嬖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乙卯 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速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宋地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於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柭取者悉虜而俘之也使能者無死而以郟張鄭羅歸則其衆固皆死矣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乃圍而悉取之是不仁之甚也書取鄭師罪宋皇瑗也于雍丘則以著鄭人之罪也以私變而將外取邑圍宋雍丘是驅斯民而就死地以求得所不嘗得皆不仁不義之至也

夏楚人伐陳 左傳陳郎吳故也楚嘗救陳而陳背楚郎吳則陳似可伐也然陳則嘗有德於楚問於兩大惟強之從不得已也不務德而以力爭稱人貶也

秋宋公伐鄭 鄭臣取其師矣而君又伐之特稱宋公見君臣皆已甚也而鄭則有可伐也

冬十月 備時月

丙辰 敬王三十五年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不能國也來奔而又名之不足寄公

也左傳曰齊甥也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先是齊以邾故如吳請師及季姬之嬖乃及魯平而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舊年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春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於郯齊人弑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師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夫齊以私忿請師於吳而又辭之陽生輕也然及魯平歸讙闡脩好睦鄰則於魯有禮於吳亦何惡焉吳乃請魯以伐之是猾夏也魯方及齊平而又會吳伐齊唯強之從魯棄信也邾郯從吳而不書以從吳失其位也邾隱在齊邾桓從吳伐齊是率子而攻父也略邾郯而書公會吳伐齊內外罪也齊侯卒而吳子三日哭似進於禮矣然還師可矣而舟師之敗則何爲者此不書師還而下以伐齊至是伐喪也傳以陽生爲破弑而經書卒見弑之實蓋無可考而繫其卒於伐齊之下則疑案也如謂弑君以說則吳當不復以入海之師如以吳不聽其說則海師疑於討罪而經略之下趙鞅之伐亦以侵書是弑不弑不可知也赴於師以疾卒而赴也悼公卒子簡公壬立

夏宋人伐鄭

許氏曰宋既取其師矣乃伐而又伐惡其脩怨不已也其稱人賊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脩范氏之怨也經每書趙鞅所以著其專兵而報怨之罪也書侵無可執之辭也將以齊爲弒君法所宜討則不當以潛師掠境書矣將以齊爲非弒君則齊方有喪晉不之恤而以師侵焉曾吴夫差之不若矣書帥師以侵惡之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久也

葬齊悼公三月而速葬書葬不成爲弒也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簡公立而納公孟彊於衛蓋以結衛好也彊蒯瞶之黨今歸衛則從輒矣其後蒯瞶入而彊復奔齊於以見小人之反覆矣

薛伯夷卒惠公卒後微無可考

秋葬薛惠公不月略也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吴救陳左傳楚子期伐陳吴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夫吴非好陳乃爭陳耳然務德安民不戰而還則吴進於善矣楚子期亦遂以是還師是知服善也故伐者無貶辭而善吴書救以善之也州來季子公子札也不書札而以號舉林氏曰義不在季子也吴救陳諸夏幾於亡也又孫籲以爲此延州來季子非季札乃札之子孫耳

丁巳 敬王三十六年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齊爲郎故國書高無不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於是叔孫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爲殿左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師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公爲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此未及國也而不書四部勝負均也而不書譏其書伐我何也魯及齊乎矣而又會吳伐之是曲在我也曲在我故特書其伐我也然則冉有非乎曰義也書伐我所以罪致寇之由事至而御之所以盡人臣之力非可以文告辭也則戰矣季孫則曰不能矣叔仲則既不欲矣不成丈夫矣右師則奔矣不有冉有魯何以列於諸侯也是魯君無與守國也魯無人焉矣故書曰伐

我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貪利國人逐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師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為郊戰故公會吳伐齊克博至於嬴夫國書來伐不得已而應之猶之可也郊而既勝齊師矣而又會吳伐齊曲之曲也吳蠻夷之國以號通再書公會吳伐齊以外吳者外公也不言以吳亦吳志也夫差窮兵中夏以逞其志而不知盈之必毀越且擬其後也日之謹之也吳勝中國禍也公會吳伐齊公為兵主而以齊國書及吳戰者罪國書也陳乞得政將移齊詐以故挑釁於鄰國而致強吳之師將使齊之國用耗於外內大臣死於爭戰而後安受其燼以得其志國書高無卒皆齊之世卿而不知為謀也於是國書高無卒宗樓將三軍並出陳乞謂其弟書曰爾死我必得志帷時齊之羣帥皆分必死無生之氣甲戌戰於艾陵夫在易師之升曰師或與尸囚師之解曰左亥无告敗師以險升凶以震解免告齊衆憯矣而國書憯然戰也故以國書及乎是戰言志戰而不知難也吳人大敗齊師獲國書及羣帥六人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公與師而不書固及我師者勝在吳耳叔孫州仇奉甲以從也公使大史固歸國子

之首貫之新篋鬟以玄纁加組帶爲貫書於其上曰大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隱公卒具後難悉考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不日常也

衛世叔齊出奔宋左傳太叔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孔圉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魯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

戊午敬王三十七年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上取於下謂之賦總言之則皆賦也分言之則粟米曰稅財賄曰賦周禮九賦之目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弊餘之賦此皆取於任地與餘財非盡取於田者也蓋九職任民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材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皆各即其所職之出賦其財焉三農有稅公田是也其餘則賦以足用也其任地也以

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物田任遠郊之地其取之也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削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所以抑末也其用之也九式之法以關市之賦待君之膳服以邦中之賦待賓客以四郊之賦待稍秩以家削之賦待匪頒以邦甸之賦待工事以邦縣之賦待幣帛以邦都之賦待祭祀以山澤之賦待喪紀以弊餘之賦待賜予家宰制之太府職之制用以三十年之通而餘其十是以雖有凶荒而國用無斂若乃其賦於農民者則唯是助耕公田什無過一軍旅之賦何出長穀一乘四馬十二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稍重二十五人此兵賦也一井八夫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畜米十六斗以供軍食也魯哀公結怨齊邦兵革屢起甫媚強吳百牢致餼是以國用不足而欲加賦於民用者不宜用也用田賦者稅畝而外又以田賦之使農民亦家出貨賄也又或者計田出賦雖奇零餘夫之類亦各有供也其詳蓋不可考然要之重困農民矣農者四民之本農夫困則國本虛矣季孫欲以田賦訪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再有日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業其中斂從其薄知是則以臣亦足矣若不度於禮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遂用田賦田賦非舊也不曰初而曰用者春秋之末王制不行蓋他國有以田賦者而魯因亦用之且謂一時之權宜而不為定制也然一時以為權宜而後世且謂之常額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昭夫人也左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胡傳曰昭公結好強吳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冊以廢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哉愚謂書以孟子不幾掩昭公之失歟然君曰孟子也誰得而不曰孟子為內諱可也不稱夫人氏不葬小君則掩而有不可終掩者聖人未嘗非大公也

公會吳于橐皋橐皋吳地在淮南左傳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吳地今發陽也左傳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欲勿往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猶足以患衛往也秋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

辭吳盟然則是會也吳蓋與焉不書盟外之也吳會書會宋魯衛以盟則吳儼然伯矣不欲與吳以伯故以參會書也三國盟而辭吳盟故不書吳然書會而不書盟者以爲此匱盟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使子貢見吳大宰子貢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illegible]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太宰說乃舍衛侯不書會吳亦爲是諱也存中國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大子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圍宋師按鄭人之城嵒戈錫背約言而納蟊鑿罪也於是伐之亦有辭矣然平元之族孰非兄弟而必欲奪其城邑以盡夷之宋豈義哉既取鄭師又再三伐鄭至於全師覆沒經備書之所以爲佳兵之戒也

冬十有二月螽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仲尼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記宋〕敬王三十八年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宋向魋救其師

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向魋逃歸遂取宋師於嵒獲成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鄭背信而納其逋逃罪也又取宋師爲暴甚矣

夏許男成卒元公卒後難悉考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衛地會晉侯及吳子兩伯之辭也是會也單平公與焉不書單子不欲以王臣與是會也國語吳夫差既勝齊乃會晉公於黃池吳以兵偪晉釁晉人請事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吳了曰孤欲守先君之班爵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告趙鞅曰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而不可徒許也復命曰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荆蠻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許諾而退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大夫吳晉爭先以兵迫好而加吳蠻於諸夏之上此無王也大亂之道也以王臣臨之損威重矣故不書單子爲王臣諱也吳人先歃而經先晉侯尊中國也晉固世主夏盟且嘗受命於天子也晉之不伯久矣此其

復伯之乎曰中外之辭耳尊無二上曰及則參辭也以晉先吳可也以吳先晉必不可也抑班爵有定不與強力者爭得以先於史冊也晉及吳則晉伯不伯吳及於晉則吳亦非伯也宋虢之盟不以晉及楚何南國之從楚者衆且入矣故不得而言及此以公會而及之云也據國語則吳公也而書子何也四夷之國雖大曰子杞侯用夷禮稱杞子蓋闕之舊典所以勵諸侯以禮者吳伯而稱子春秋之大法也不以先[illegible]稱公而進以公至也書會不書盟諱也吳入春秋以來以[illegible]以號[illegible]於其來聘來赴則稱子於其屬蔡而敗楚則稱子以禮自進也穀梁傳曰吳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籍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辭尊稱而居卑稱也然則此書吳子或猶是進之也自尊而無王則推而外之自卑而尊王則進而予之所以稱物平施也抑與晉爭伯矣則不得不稱吳子書及吳子亦所以著其實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高氏曰楚畏吳之強故乘吳之出會而帥師伐陳也

於越入吳　越曰於越因其自云而云之狀之也乘人之出會而入其國都書入以言逆也越實殺吳之先君吳報先君之讎而入越既乃亡而存之又封殖之吳之於越也有德而無怨矣句踐不知自反陰謀覆吳則悖逆甚矣

故越之始見經也嘗以人書而於其浸強也終春秋以其號舉以其不能自進以禮而深惡之也先是吳將伐齊句踐率其眾以朝焉吳人皆喜子胥曰是豢吳也越不爲沼吳其泯矣及吳會晉於黃池越句踐乃命范蠡帥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句踐伐吳大敗吳師獲太子友遂入吳吳人告敗於吳子吳子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終會黃池乃歸冬及越平越之入吳在黃池之會之前而經書會黃池後者吳闔之不以時告也胡傳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可謂強矣以力勝人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亟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 告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爲趙氏討衛也

葬許元公 不月略也

九月螽 災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曰孛者何彗也其見於東方見於旦也何氏曰周十一月夏九月心在房心乃與日爭明東方孛亂之象也光芒四出曰孛愚按孛之見也夕見則於西晨見則於東其戌月日在大辰則孛見於箕尾也

後記十二月螽則歷之失閏未正此斗柄初昏仍建申酉日在鶉尾或壽星則孛見蓋於大辰然以日之光爲明非與日爭明也經不言所在之次孛體大近日星没而猶見也

盜殺陳夏區夫

其事無考

十有二月螽

杜氏曰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故此年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也按閏月定時成歲所以釐功熙載而錯亂若此是無政也然正朔尚須自天王不以是爲季孫之咎也

庚申　敬王三十九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瑞獸麕身牛尾馬蹄一角角端有肉左傳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朱子曰春秋獲麟焉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而作大概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紱按孔子筆削春秋止於獲麟蓋感此而不復筆削也抑或適止於此而未及復作也閱二年而孔子卒矣必以爲文成而麟至春秋以天道終也則亦迂甚矣

卷之十六終

春秋集傳卷之末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厖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鎬

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音亦○射小邾大夫杜氏曰春秋止於獲麟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左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

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由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初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恆害其寵也遂殺闞止而執公於舒州按春秋諸侯爲其臣所逐者經皆不書某某逐其君而以其君自奔爲文晉欒書執其君州蒲於匠氏春秋不書盍孔子削之也此書齊陳恆執其君寘於舒州未脩之春秋然也

庚戌叔還卒叔青嗣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事迹無考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宋滅曹而爲邑也向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向魋先謀公公知之召向巢而謀之要言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向巢聽命乃發徒以攻向魋向魋遂入於曹以叛

莒子狂卒狂其廷反其後無可考○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宋公使向巢伐魋於曹巢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向魋不可民遂叛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向巢辭之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魋奔齊陳恆使

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簡公弒弟平公驁立存傳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惡按左氏所記與論語少異自當以論語之言爲正然聖人正誼明道功利固非所計而時勢亦未可不揆魯君恇怯已甚則度之彼已以見吾勢之可沖而堅其討之之志或亦論事所當然也弒君之罪獨在陳氏要當書陳恆弒其君壬而史書齊人弒此未脩之春秋也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脩舊怨也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子洩

嗣洩一名彘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此與鄭良霄略同宜書陳人殺宗豎則討罪之意明此書殺之則疑於無罪而殺之之辭然事迹無可考矣

陳轅買出奔楚蓋宗豎之黨也

有星孛不言所在史失之

饑

辛酉

敬王四十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左傳初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及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祖免哭於衢聽共弗許懼不歸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按左氏則彘之不恤成而有以使之叛也昔孔子將墮成而何忌惑於處父之言成遂不墮使當日墮成今豈有伐而不克之患乎孺子彘不忠於君不順於親不禮於臣不恤其民孺子之罪著矣而成人之事主也一不得志遂據以叛之夫豈義哉春秋內叛不書故南蒯以費叛不書費叛而書叔弓帥師圍費侯犯以郈叛不書郈叛而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然則此宜書仲孫彘帥師伐成可矣此不書仲孫彘帥師伐成而書成叛未脩之春秋然也

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 蓋陳氏逐之也 鄭伯伐宋 報嵒之役也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終不服晉故也 冬晉侯伐

鄭 報鐵之戰也 及齊平 平艾陵之怨也子服何如齊齊人歸成 衛公孟彄出奔

齊 此年閏月蒯瞶入衛公孟彄事輒故因衛亂而出奔也

壬戌 敬王四十一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瞶自戚入

于衛衛侯輒來奔 左傳衛孔圉取太子蒯瞶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

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

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舊年

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

乘遂入適伯姬氏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

從之迫孔悝於廁强盟之遂劫以登臺其臣欒甯聞難

使告季路而奉衛侯輒來奔季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

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

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

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此皆十五年閏月事而史書於十六年正月者蓋從告也衛輒以正月始至魯也○問子路之死於孔悝何也曰食焉不避其難子路已自言之矣滅爲仕於孔悝故聞孔悝爲太子所刼便用舍死去救脫至於輒之不當拒父盟蒯曠之不當入衛俱非子路所問也其辭小邾射之與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其意亦正如此但此死亦儘可不必子路凡事欠細思如夫子說必也正名子路便以爲迂此正死衛之根原也但旣事孔悝自當忠其事亦全說不得子路不是今日正難得如此義氣之人也

二月衞子還成出奔宋

還音旋○衛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弗果遂與褚師比俱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孔子雖已致仕然從大夫之列爲魯之國老孔子死而哀公誄之則魯史書之固其

宜也門人欲存孔子之卒故遂魯史至此以附經後自小邾以下至此公羊穀梁經皆無惟左氏經有之然魯史舊文未經孔子筆削者今皆不可見故朱子嘗曰如今魯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孔子筆削如何見得聖人之意則存此舊史數條於後亦正可與經互參或可考其書法異同之大略也杜氏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按杜氏所推長歷亦未可準但正月有己卯則四月十八自不得己丑或恐訛乙字作己字耳

春秋集傳卷之末終